

坊·書·卷·開

一些書 一些人

子張



开·卷·书·坊

一些書 一些人
子 张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些书 一些人/子张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4.8

(开卷书坊.第3辑)

ISBN 978-7-5326-4203-8

I. ①一… II. ①子…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3693 号

丛书策划 蔡玉洗 董宁文

责任编辑 吴艳萍

技术编辑 顾 晴

一些书 一些人

子 张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32 印张 11.375 插页 4 字数 146 000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4203-8/I·236

定价:36.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512—66700301

小 引

看了下目录,最早的文章竟然写在一九八九年六月,是山东师大助教进修班的课程作业。实则是初读北岛小说集《波动》的感想,吕家乡先生竟然给我打了九十分,真有点不好意思。八十年代中期我一度热衷于北岛其人其诗,为此到北京访问了诗人牛汉,《波动》就是这年四月份在牛汉先生家里借到的。我还带去了之前不久写的一首关于北岛的短诗,得到了牛汉先生的首肯,并说:“北岛是有些疲惫……”

接下来就是《冰心访谈记》和纪念张爱玲的一篇。一九九三年春节后,我去北京参加诗刊社的颁奖活动,想顺便到城北民族学院拜访曾经通过信的冰心老人。到了北京,因为没有电话,就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出了门。好不容易找到冰心住所,却见门上贴着“医嘱谢客”的红字条,又听得屋里有用英语交谈的声音,这时想退去,又不甘,鼓了鼓勇气还是敲开

了门。开门的是冰心女儿吴青，她引我到另一房间，问明来意，有点抱歉地对我说：老人年纪大了，怕一时想不起来，得先跟她沟通一下，另外今天已有客人，最好改天再来。又把电话号码抄给我，让我第二天去前联系用。这样，才有了第二天的再次登门和访谈。

张爱玲一九九五年孤零零死在美国后，国内借势掀起新一波的“张爱玲热”，我所在的中文系也举办了一个纪念性的三人谈，我是发言者之一。后来根据发言写成这篇《到底是上海人》，一直没发表。到杭州后发给陈子善先生，他说正在筹办一个关于张爱玲的研讨会，让我届时带到会上去，结果因为某种“不可抗拒”的障碍，研讨会流产了。现在，借着编集子的机会，这篇文章总算浮出水面了，无奈却变成了明日黄花。

提这些，无非想说明，这些长长短短的文章，每篇都有点背景，都有些故事在前前后后。可要每篇都介绍出来，那可能就要另编一个集子了，所以还是点到为止吧。好在文章贵在节制，不见得絮絮叨叨都扯出来，海明威的“冰山”一说很得要领，只怕

自己做不到。

我不止一次跟学生说，讲授现代文学就有这样的便宜，只要你愿意，你总可以设法见到你的研究对象。“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这话仿佛是专门给读现代文学的人准备的。所以，我该感谢我的职业，它使我有条件在不同背景中邂逅一些我想见到的人。见了人，回头再读其书，那又是另一番滋味了。

书的魅力和人的魅力是相互验证的，我喜欢这样一种氛围。《一些书 一些人》的书名很早就想好了，这次宁文先生让这书名变成了一本实实在在的书，真是令人难忘的机缘。

附录两篇。《书箱深处的诱惑》是为纪念我父亲而写，收入此集，仍然是纪念父亲。《你姓子吗？》是为宁文先生所编《我的笔名》而写，也许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我本名和笔名之间的关联，故亦收入。

以上的话，权作小引。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八日，甲午二月十八，

春光明媚，子张写于旧时钱塘

目录

甲辑

- 003 寻访北山楼
- 014 中间派、旁观者与棉花
——施蛰存纪念集琐谈
- 019 郁达夫小说“浙味”说
- 029 我是否理解巴金？
- 033 上海日记
- 037 你是我们中间的先知
——纪念诗人辛笛先生
- 049 唐弢书话内外
- 060 华师二村访钱谷融先生
- 064 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

乙辑

- 077 冰心访谈记
- 083 “最自由、最不思索的”一本书
——冰心《寄小读者》
- 090 魏荒弩三题
- 101 “为什么清华中文系就该取消呢？”
——王瑶的《润华集》
- 109 巴金·老舍·季羨林
- 112 初识李长之
- 118 吴祖光二题
- 126 牛汉与蔡其矫
- 142 蔡其矫：生活在路上
- 165 “预告明天你不寻常的行程……”
——《香港文学·诗人蔡其矫纪念特辑》及其他

丙辑

- 179 三十年后重提吴伯箫
- 185 吴小如评说穆旦
- 192 “抗美援朝”与牛汉的一本诗集
- 197 小园独立看秋山
——吕剑的旧体诗集《半分园吟草》
- 210 探访诗人吕剑的故乡
- 221 严家炎与金庸武侠小说
- 227 一九八九年夏初读北岛小说
《波动》
- 237 顾城的旧体诗和寓言诗
- 251 曾卓书简

丁辑

- 261 李广田：文学生态链与非正常死亡
- 272 孙犁：“书简”与“印象记”

- 283 那又像诗篇又像论文的日子……
——关于长篇小说《未央歌》
- 291 魏巍,作为文学史人物
- 297 钱玄同如此幽默
- 302 用什么方式追思柏杨?
- 307 余光中指错了地方
- 312 晒晒李敖的青春痘
——许骥《敖视大学》序
- 322 唐湜:最后的浪漫主义者
- 327 过潇园而不入兮

附录

- 335 书箱深处的诱惑
- 341 “你姓子吗?”
——说说我的笔名
- 346 后记

甲 輯

寻访北山楼

一

施蛰存先生于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去世的消息，我是在杭州的报纸上看到的，这些报纸在报道中都提到施先生“原籍杭州”。但随后也就再也没有更深一层的报道和介绍，似乎把施蛰存的户口迁回原籍也就够了——毕竟，施蛰存的时代已成为“过去”，新老杭州之间的对话究竟还能引发多少年轻人的兴趣，殊难预料。倒是广州的《南方周末》仿佛另有一眼，在同一期报纸上同时把“为别人活着”的巴金和活在自己“趣味”中的施蛰存置入长焦镜头观察，拼贴出一些不同于时调的味道。

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读大学的时候，《中国

现代文学史》还是一副标准的左翼派头。施蛰存尽管早年也一度有过“革命的浪漫主义”热情，但后来的急流勇退和对“现代派”的热衷还是使他被排除在正统之外。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伴随着一浪高过一浪的“现代派”热，中国新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传统才逐步得到正视。人民文学出版社“与时俱进”，推出了一套影响甚大的“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其中就有严家炎教授选编的《新感觉派小说选》，共收入小说二十三篇，穆时英作品最多（十篇），其次就是施蛰存（八篇），另有刘呐鸥两篇，徐霞村、黑婴、叶灵凤各一篇。幸亏那时我已成了现代文学课的教书匠，有条件“现炒现卖”，也就补上了“现代派”或“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这一课。否则，很可能到现在也不认识谁是施蛰存。

讲现当代文学有个好处：只要你愿意，就有可能跟你的研究对象建立直接的联系，甚至还能见面、对话（当然，这得抓紧时间，“五四”时期的第一代新文学星辰至今已陨落殆尽）。这是古代文学教

师不敢奢望的。

但是直到两千年的春天，我才有机会登上了施先生居住的北山楼，在最近的距离内端详这位常常被称作“现代派大师”的文学老人。这一年他九十五岁，而与他同龄的好友戴望舒早在五十年前就因病谢世。

尽管事先我曾向陈子善先生问清了施先生的住址，但是在愚园路的寻访还是颇费周折。因为即使站在施先生楼下的店铺或庭院里，也无从确认施蛰存先生的门牌。周围的人似乎都没听说过施蛰存这个名氏。辗转复辗转，终于推开一扇半掩的小门，通过一道幽暗的楼梯，迎着南窗透进来的白昼的逆光，我看到了坐在窗边一张堆满书刊的老式书桌前的施蛰存先生。

二

穿着一袭宽大的深蓝色睡袍的施先生和得之于照片印象的施先生还是有所不同。可能是刚刚

理过发，所以灰白的头发显得很短，面色也较暗，目光中更是只有高龄老人才有的那种显出一点灰蓝的眼神。毕竟是九十五岁的老人了呵！

施先生尽管戴着助听器，但与人谈话还是不得不用“笔谈”的形式。他叫助手给我拿来一叠纸，大声问我：“你会不会讲上海话？”在得知我不懂上海话之后，他就一直用南方味儿很浓的普通话回答我的提问，在我仍然听不明白的时候，他就要过纸笔给我写出来。比如我问到他的意象诗里“极司斐尔公园”的所在，他一边大声回答一边在纸上写下“中山公园”四个字。我希望他能解释一下他的“意象抒情诗”中的《蛭子》，老先生却笑咪咪地把球又踢了回来：“这应当由你来解释！”不过当我接着问“这首诗是写实吗？那么公园里怎么会有蛭子？”时，施先生还是作了回答：“我写的是人。女人穿着黑衣服，裹得严严实实，像躲在壳里的蛭子，只可看见头和脚，往来穿梭。你到夏天去公园看看。”我又问：“‘银鱼’也是女人吗？”施先生说：“银鱼，你可以到市场去看。细细的，白白的，只有两只眼睛是黑的。